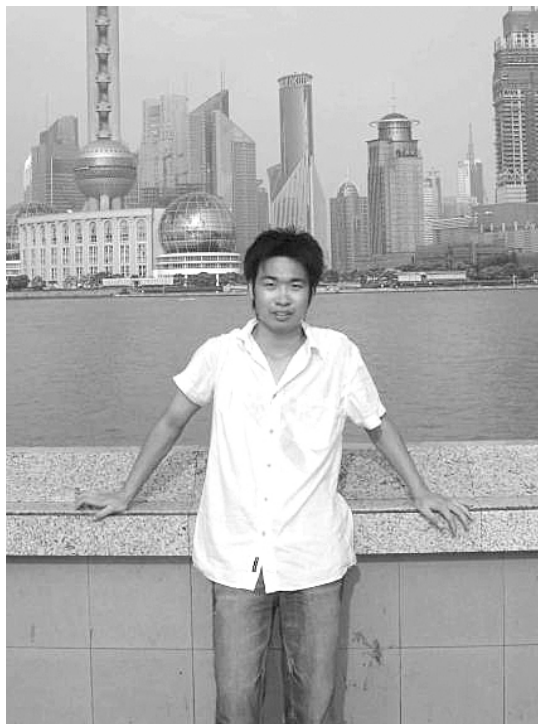


外人

■ 肖 三



肖 山：1984 年生，大学时开始进行文学创作，以小说为主。现居贵阳，从事新闻工作。

## 1

在清河庄，刘老爹始终是个外人。

四八年秋天，许柏年用板车拉着小麦到镇上去卖，路过村口的大杨树时，看见刘老爹在荫底下闲坐，他起初并没有在意，可是，他傍晚从镇上回来，刘老爹还坐在那里。

那个人竟然坐了一天，是在等人么？

大约是的，如果不是等人，谁会不顾风冷，在这闲坐一天。

但即使等人，也不必等这么久啊，既然等的人不来，要么跑过去催，要么灰溜溜地离开，这才合情合理，不然，等就没有了尽头。并且，天都黑了。

许柏年心里犯迷糊，索性把板车停下，上前看个明白。

他准备了一些话要问那个人，比如，“兄弟，你不怕冷吗？”如果那个人顺着意思回答，他定然还要问：“你是哪儿的人，来清河庄干嘛？”

刚刚凑到跟前，那个人却显出惶恐的表情，并且抬起手，用食指指着他。也许因为

一天没有吃喝，手都乏力了，手指的方向也出了偏颇，倒像是指着许柏年身后。

或者，他的本意就是指向那里。

许柏年一阵发毛，扭头往身后看，却只看到板车，和望不彻底的光透透的麦茬子。虽说有一群鸟恰好打远处飞过，但，都是平常的事物。

许柏年满腹狐疑地扳直身子，重新打量那个人，却发现，他倒下了。

这可真是见鬼了，一个活人竟然教自己给吓死了。

那时，树上的乌鸦一声怪叫，凌厉地飞起，为那里的气氛增添了一份惊悚。许柏年随意一个念头，经过这样的渲染，自己都有些当真了。

他微微打个冷颤，有些腿软。

甚至，还本能地后退了两步，下一个动作，似乎便是转身跑开了。但他定了定心神，却重新走上前，并且俯下身，探那个人的呼息。

他不相信那个人真的给吓死了，至多只是半信半疑。

果然，那个人没死，鼻息尚存。

问题又来了，如果置之不顾，由他不省人事地在这里躺一个晚上，兴许就真的死了。虽说这怨不了自己，但回家管不住嘴讲出去，信佛的母亲不免又是反复地念叨，怪他没有善心。

说不定，还以为是他害了那个人的命。

那么，救一救那个人吧，十之八九，他是饿着了，才会被一个寻常的身影吓晕。不妨带着回家去，给他一顿饭吃。

许柏年那样做了。

他把那个人拖到板车上，让他的腿稍稍弯着，将就那个板车的长度，这样还不够保险，万一自己双手不稳，让板车翘起来，那个人说不定会滑下去，弄伤脚。

所以，还不得不用绳子绑住了那个人。

许柏年这样把车拖回去，在门口把那个人解下来，半抱半拖地带到了屋里。那个人

经过这样的折腾，竟然没有醒来的迹象。

并且鞋子也没被地面刮离双脚呢，他穿着一双皮靴，用带子绑得紧紧的。

许柏年让母亲做了饭，自个儿就着几块腐乳豆腐把白米饭吃得精光，只留了一碗米汤冷在边上，后来，他尝了一口汤，觉得烫不着人了，才到床榻边，把那个人的头用一只手肘托起，另一只手端着汤，往那个人嘴里灌。

母亲转着念珠，从旁默默看着。

汤灌得很艰难，那个人的嘴只张开了一条细缝，这条细缝大约是随着过去睡觉的习惯来的，要说喝汤，它太小。

太小了也得灌，就那么慢吞吞地，让汤一点一点地渗入，再顺着脖子，流进胃里。

结束的时候，那个人竟打了一个嗝，嗝里还容纳着肉味，想来上顿饭吃得并不差。许柏年这才仔细留意那个人的衣服，他的衬衫上居然找不到一个补丁，裤子也是，除了膝盖处有小洞，别处都很完好。

并且，手腕上还有一只表呢，旧归旧，指针还在动。

遗憾的是，那个人的口袋除了几小片白纸屑，其他啥也没有。不过，该只是没记得带上钱吧，看他的装扮，八成是有钱人，既然袋里没有，应该就是忘带了。

许柏年有些兴奋，这样救了那个人的命，即使没有大的回报，几个零星的打赏总会得到的。那个人大约是读书人，虽然晕着，但很文气。知恩图报，不正是读书人的品德吗？

可是，那个人迟迟不醒。

许柏年摇他的头，拍他的脸，他就是不醒。

母亲提醒：“不会是生病了吧，你快瞧瞧看。”

许柏年把手掌贴在那个人额头，呀，烫得厉害，真生病了呢。

这下麻烦了，本以为一碗汤便可以救他的命，谁曾想还要搭进去一些药钱。好在那

个人是有钱人，药钱先垫付着，等他醒了再取钱来还，不迟。合着给别人带来了麻烦，还钱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只还个药钱吧，多给一些，不至于太为难他。

许柏年谋划着小小算盘，当下点了灯笼去找村里的郎中，说是有人得了风寒，需要用药，谁得了病却没有说。郎中刚熄了灯准备睡，忽地被人打搅，心里略略有些不快，也没有细问，开几副药，告知了用药的法子，便要打发他走。

许柏年看着他包进纸里药，不满地道：“上次我生风寒，可没用得上这许多药，吃到一半，病就好了，余下的药落在抽屉里，隔几天就上了潮，不能再用了。”

郎中冷笑道：“小狗日的还怕我贪你的钱啊。”竟真顺着他的意思，把药减去一半重新包好，拍在他手里。

许柏年把药带回家，即刻让母亲熬好，用一个漏斗滤了渣。

母亲正要往药碗里放糖，许柏年制止说：“糖多不过了吧？那个人都不省人事了，还怕什么苦啊，哪用得着你来费这心思。”

他像灌米汤一样把药灌进那个人嘴里。

那个人还是没有半点醒来的迹象，许柏年不禁有些气馁，骂道：“格婊子的还像个死人么，老子白辛苦了一趟。”

母亲却说：“你以为这真是仙丹吧，一吃就会好啊？总还要等一点时间的呀。”

这一等，整整等了两天，药在第一天就吃完了，剩下的时间仗着乡里的土法子，不时用毛巾浸了水，往那个人额头贴着，让他退烧。

这样的法子不一定管用，有人至死额头都没有变冷，就算冬天用冰块缚着，也无济于事。

但那个人醒来了，他命大。

那天，许柏年迷迷糊糊地在被子里伸一个懒腰，猛然惊觉，那个人不见了。

他睁开眼，便看见那个人正坐在边边的

长条凳上，静悄悄地望着自己。刹那间，许柏年竟觉得自己到了异地，在接受他人的看护。

这只是一时的错觉，他旋即回过神，兴奋地朝那个人道：“你终于醒啦。”

也许，那个人也在等着许柏年醒来，听见他说话，脸部微微张弛，显出一点欣慰。

许柏年一面穿衣，一面笑着说：“兄弟，你真他妈的厉害，一晕就晕了两天，要不是多亏我，你早就去见阎王啦。”

那个人问：“这里是哪儿？”

许柏年没急着回答，反而说：“你是哪儿的人？到我们清河庄来干嘛？前天我看见你在村口坐了一天，不会是在等人吧，要是等人，你告诉我等着谁，我现在就去请他过来，清河庄的人都肯买我的账。”

毕竟是年轻人，话音里都透着力气，说的话也含着吹嘘，硬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大人物。要说买他的账，地主家的少爷宋义仁就不会，他们平时照了面，话都不肯多说呢。

那个人却不理会话里话外的含义，仍旧追问：“这里是哪里？”

“我家。”许柏年系好腰带，脚套进鞋里，骤然起身。那个人也跟着起身了，比较起来，他们一般高矮，年纪也相仿。

用手理了理头发，许柏年随意地道：“兄弟，你晕的这两天，我又是喂药又是喂粥的，可折腾苦了。你昨晚上还尿了一床，害得我都没睡好觉。我讲这些事给你听，可不是要抱怨你，我琢磨着，你晕迷的时候经过哪些事，醒来了也是要知道一下的嘛。”

顿了顿，又说：“我自己病了都不兴吃药的，乡下人嘛，身子骨结实，扛得过去，再说药也费钱，不舍得吃。倒是看着你，不像吃过苦头的人，怕你经不住熬，特意去买了药，这下可好，半亩地的庄稼都换成药给你吃了。”

他没有明说，可话里的意思，摊给谁都听得明白，就是要还钱，还药钱。

但那个人没有听明白，瞧着他的表情，

就是没听得明白，也没有接着话茬许个承诺。

许柏年有些不悦，但还是装着笑脸说：“兄弟，你家住在哪？我领着你回去，你病还没有好得完全，没个人领着还真不好说。”

那个人短短地“哦”了一声，一脸茫然。

许柏年不耐烦了，原来书果然会害人，读了书，气息都绵了，简简单单的一个事情，还要犯好一阵犹豫，宋义仁是这样，那个人也是这样。

他催促他：“兄弟，你好歹说句话啊。”

气急败坏的，倒像索债的人。

那个人终于说话了，却是，“我不记得了。”

## 2

许柏年并不相信那个人的话，他还气呼呼地骂过他，“你不肯还给我付出去的药钱，不肯记我的恩情，都算不了什么，我们乡下人穷也穷得结实，才不会跟着你计较这屁事情。可是狗日的你别以为我傻，以为一句不记得了就可以糊弄我。”

但那个人却坚持说不记得了，不仅忘记了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也不记得了。

许柏年恨恨地说：“你怎么还记得吃饭，记得说话。”

那个人确实记得吃饭。

按照许柏年的意思，应该趁早赶走这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但母亲却硬要留着那个人在家里吃饭，并且讲出一长串佛经，开导他行善的道理。

许柏年同意了，可是说：“吃了这一顿，就让他赶紧走，我们又不是有钱人家，怎么经得起一个生人在家里穷吃。”

吃饭的时候，许柏年看见那个人夹菜夹得利索，并且还懂得如何才能往碗里舀进更多的白米，一点也不像白痴。

许柏年越发觉得气恼，不给他好脸色

看。

那个人却像了无知觉，不理睬他的表情，也不理会他的冷嘲热讽。

吃罢了饭，那个人竟然还要拿着碗去洗。

许柏年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碗，气冲冲地道：“您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，这碗您留着，自个儿倒是可以走了，我们家里破，可留不住您这个贵人。”

那个人默默地垂下手，伫立片刻，真的走了。

有时候，人不一定真的记起自己想去哪儿，路都摆着嘛，出了门口就是大路，虽然让车轮碾出了沟槽，但，清河庄的人不是长年在那条路上往来么，沿着它，可以到隔壁村里去，就算到了那里，路也没中断，还在通向别处。

那个人却没有沿着那条路往前，他走岔路，去了鱼塘边上。

他并不知道那条路的尽头是个鱼塘，看见了，倒觉得有点吃惊，大约他原本以为，那条路也没有尽头吧。

那个人倚着一棵树站着，手往口袋里摸了摸，叹了口气。

他失神地望着鱼塘，表情很茫然，似乎正费劲地在脑袋里摸索着主意。甚至，没有记起该离开了，站了好久，姿势都没变。

许柏年的母亲去鱼塘里拎水，看见了那个人。

女人诧异地问：“你还没走啊？在这里干嘛呢？”

那个人没有回应，默默地到女人身边，伸手去拎她手里的桶。

拎都拎住了，才说：“我来帮你拎吧。”

女人不作推辞，赞许地点头，从脖子上取下念珠，托在手里捻着，领那个人往家里走。路上，他们没有交谈，女人眯着眼睛念经，念得很专注。

自从丈夫死在战场的消息传到家里，她就时时地念经。

并且，还诚心地吃素呢，过年过节也只是吃素，严格地守着斋戒。不但自己如此，也逼着儿子如此，不许他碰那些荤食。有时，许柏年从河里捞了鱼，也只好拎到朋友那里去烧着吃。

女人是个虔诚的信徒，她信阴间的存在。

丈夫给炮弹炸成了灰，尸骨都寻不回来，如果不修善念经，为他超度出一个好的来世，他在阴间里定然要过得冷清孤苦，就像他生前所说的：“累了一年，却新褂子都享不起一件。”

去年路过的和尚不是也说，“这几年打仗死的人多，阴世里的布匹都不够用了。”

女人担心丈夫死后的命运，便记住了和尚的嘱咐：“你施了钱不算完，还得修善心，做善事。”

留那个人在家吃饭，未尝不带着一点佛教的目的。

不过，女人的本性也是善良的，就算不信佛，大约也会做出相同的决定吧。只是因为佛，她才更感觉这善良的意义，也是因为佛，她把自己的善良交了出去，那善良不再是她的善良，而是佛的善良。

一个不识字的女人，不在乎善良归于谁，事实是，她尽心地善待了那个人。

那个人不懂得她的心思和目的，帮她拎水，是他的回报。

女人与那个人一同回到家，许柏年已经出门了，他最近迷上象棋，有空就找人玩两局。

女人进屋，倒茶给那个人喝。那个人不见得就渴了，但还是捧着碗，浅浅地抿了一口，他刚把碗放到桌上，女人就问：“柏年说你不记得过去的事了，你现在准备去哪？”

去哪？那个人一早说过了的，他不知道去哪。

“没准儿。”他再一次回答。

他有点儿悲凄，不管是忘记过去，还是忘记将来，都是值得悲凄的。

看来，悲不仅来自过去，来自将来，也来自现时的处境，就算记忆被洗白，但只在脑袋里留着一点判断，可以看清自己的劣势，就能抓住不安的影子，感到悲。

那个人起身，又要走，却不知要走到哪里去。

恰在此时，厅堂里供佛的案台突然倒了，一个乐呵呵的佛像随着落地，亏得是铁铸的，没有摔坏。

其实，案台早该倒了，四只脚，有两只已被虫给蛀虚，支撑着佛像和香炉，早显得吃力，哪个时候倒都不会是一项意外。

本来可以修补，避免的，但许柏年老是懒着拖延，此刻，它终于倒了。

女人朝佛像行一个佛礼，连连说：“唉呀，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。”忙着把它扶正，然后，便惊觉这是一个异像。

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倒下？难不成是要留住那个人？

女人本来也想要留下他。丈夫去世，自己又多病，里外的事都靠许柏年忙着，赶上农忙便应承不过来，颇感狼狈。那个人既然不知道该去哪里，留他住下，也算一个现成的劳力，倒像没费啥工夫，就多养大了一个儿子，捡了便宜。

眼下有菩萨的暗示，女人便感到理直气壮，她叫住那个人，说：“你这样稀里糊涂地离开，也没个安稳，不如，你就住在这里吧，我看你跟柏年差不多大，应该合得来。”

那个人同意了，没有提出异议，也不像感到了高兴，大约走或者留，对他而言分别并不大。

许柏年可不乐意了，他赢了棋局，乐呵呵地回家，赶上这么一个欠妥当的决定，立刻连胜利的喜悦也没了。

凭什么让一个外人来分走他的床铺，厨房，和饭菜？

他怒得拍桌子，指着那个人道：“狗日的当初老子就不应该救你，你还赖在我们家不肯走了，我可告诉你，这家你还真呆



不了。”

母亲把念珠挂回脖子，扳下他向前伸出的手臂，他的气势因此而减弱。

可是，他赶走那个人的决心没变，坚决地对母亲说：“你要行善，捐些钱到庙里就行了，犯得着收留一个白痴吗？天底下他这样的人多得是，你能留得过来吗？”

母亲告诉他留人的依据：“他刚才正要走，案上的菩萨都落地上了，你看，连菩萨都在留他。”

对于不信佛的人，这是一派胡言。

许柏年不信佛，他一早厌烦了屋里香火味。

现在心中有气，就顺着母亲的话，脱口而出：“那是狗屁的菩萨，在镇上那种玩意抵不过一篮鸡蛋，它现在掉下来，是它不情愿在案上呆了，你趁早把它扔出去，家里也清静。”

母亲会错意，指责他：“你嫌我在家吵了你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要把我也一起赶出去，是不是？”

许柏年无可奈何地道：“你在说什么啊？怎么往这上面扯了。”

母亲却已开始落泪，很伤心。

伤心了，更往伤心处想，她不知怎地，就想起了丈夫过去如何不让她烧香，连她专程去庙里求来的平安符，看也不看就扔在地上。

信佛有什么错？难道佛不该信？

上次许柏年生重病，多亏了她一再许愿，才安然度过的啊，现在，反而要埋怨起自己打搅到她了，这又是什么道理？

一番思索，越发觉得委屈了，哭得更伤心。

许柏年慌了，他怕她哭，父亲死后，她很容易哭，一切的不顺心都会牵扯到命运上来，总是说：“我真是命苦。”这次没有说出来，可心里一定也在这样想，这样的念叨。

他好言好语地劝她，并且答应：“就依

你的，让那个人留下来，不过不能老呆在我们家，过阵子再让他走吧，反正今冬的粮食也够三个人吃，就当是喂了条狗。”

就这样，那个人留在了他们家里。

### 3

许柏年救回了一个白痴，这事很快在村里传开。

左撇子徐昌盛打趣说：“你们家啥时候变成慈善堂了，哪天我家里没米了，也充个白痴，到你们家住一阵。”

也有人觉得那个人不是真的白痴，因为他在地里锄草，虽然慢吞吞地，姿势却对，也够细致，整出来的地儿比许柏年弄得都要好。

并且，后来竟然不慢了，想必学得熟练了。

那个人说话也清晰，虽不是本地的口音，但循着他吐出的字句，谁都能听出话里的意思。有个傍晚，地主家的长工牵着牛经过那个人身边，随口打个招呼：“天气不错啊，看那太阳照的，明天肯定又是一个晴天。”

那个人却说：“不见得吧，云都跟昨天不一样，兴许有雨呢。”

第二天，果然下起了雨。

但凡留点心的，依着傍晚的霞光，对第二天的天气都能判断出个大概来，猜对了，不算真本事。长工却夸张地对人讲：“那个人真神了，还算得出天气。”

又有一回，几个小年轻用猎枪打鸟，枪不知怎的，老出空响，子弹飞不出去。那个人刚巧在旁边站着，把枪拿过来，两下就修好了。

原来，那个人连枪都会修。

这样几件事在村子里传诵，渐渐地，大家不再以为那个人是白痴。

然后，又换着版本揣摩他的身世，说法各不一样，两条结论最得人心，其中一条是

来自徐昌盛，他亲眼看见那个人曾悄悄地朝北边行过军礼，尽管前方是刨光了草的空地，那个人的表情却很严肃。

徐昌盛认定那个人是逃兵，怕被追查，才隐姓埋名。

结合他修枪的能耐，许多人都认可了，只是，不知道他来自哪边的军队，毕竟，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打仗，都有可能出现逃兵。

另外一条无凭无据，纯是瞎猜，说那个人是杀人犯，担心对方的家人上门报复，干脆称不记得这档子事了，来到清河庄，不过是要寻个避难的地儿。

早几年前，清河庄也出过这种事的啊，那时，王为法在牌桌上输了钱，怀疑李原旺找人合谋骗他，一时气不过，回家就抄起菜刀，把他砍了，后来连夜离家，再也没回来。

哪敢回来呢？李原旺的几个兄弟隔几天就上门探讯息，知道他回来，还不要索他的命。

那个人大约也是如此吧。

几个长舌妇人闲下里议论，编得有模有样，还确凿说那个人杀的是自己老婆，为什么杀？发现奸情了呗。

其他的，也有人说那个人为了逃婚才出走，又或者腻了城里的生活，进村避世。

甚至有人说，那个人是自小在庙里长大的和尚，一朝动了凡念，才跑出庙堂，随意找个村子落脚，度过余生。这个说法不全来自想象，那个人确实有捻手指的习惯，如果放串念珠到他手里，兴许还真能捻出和尚的姿态。

每一种说法都对应一个身份，人们也以匹配的眼光来看待他，以为他是逃兵的，就心生鄙夷，以为他是人犯的，就在背地里指责，如果认为他是入世的和尚，不免又会感慨。

但既然隔着想象，隔着猜测，那些心绪便都透着朦胧，没有很真切。

管他是逃兵还是人犯，平常人们见了，还是会给出一声和气的招呼。

倒是宋义仁一家，真的就小心提防了，有人说那个人是山里的土匪，到清河庄是为了探他家的虚实，找机会下手。

不怕一万，还能不怕万一吗？这样关乎切身钱财的事，就算是一个推测，也还是小心提防的好。

如果突然有知根知底的人进到清河庄，向人们告知那个人的过去。那么，有关那个人的种种猜测，要么被证实，要么被击碎，最后都将归于一种印象吧。

付以的心绪也要真切得多。

可，这样的人一直没有出现。

不知为何，偌大的清河庄，就是没人肯信，那个人真的忘记了从哪里来。

许柏年刚开始还半信半疑，后来则干脆当他胡扯。

他们住一间房，许柏年用砖头和木板为那个人搭了张床，再找出晒棉花的芦苇链把房间一分为二，只贴着墙留出一条过道。

他一个人住惯了，就算跟人合住，还是要弄出一个人住的样子。

许柏年是个随性子的人，尽管不乐意，但既然收留了那个人，慢慢地也接受他突然的存在了。并且对待他也和善起来，第一晚上，他对那个人说：“兄弟，你就像是重投了一次胎，但是没投好，富人家没去成，却弄到我们这破屋子里来了，你也别在意，就当是命，认了就好。”

那个人客客气气地说：“哪能在意呢，还要感谢你们。”

他们隔着帘子闲聊，起初只扯一些不着边的话儿，许柏年萌生一个主意，想要刺探那个人的过去，找个空档突然问他：“你老婆姓什么？”

那个人便在帘子另一边静默了，隔了好久才答：“我不记得有没有老婆了。”

他不答出一个姓氏，也不干脆说没有老婆，却死守着“不记得”，许柏年这招突然



袭击，算是没有奏效。

许柏年暗骂，“孙子，你别嘴硬，老子总会试来你的真相的。”

可是，那晚剩下的时光，他兴高采烈地讲自己在镇上偷点心吃的经过，简单一件事，他却讲得很曲折，漫长，临到最后，那个人都听得入睡了，他便没有机会再问。

接下来几天，许柏年又试了几次，一次也没成功。

他想到了新的法子。

那个人认得字，一定看过书，找几本书放在他面前，问他看过没有，看他怎么回答。

书很容易弄到，徐昌盛家里就有。

许柏年到徐昌盛家里借书，徐昌盛也想睡个热闹，哥俩个拿着书一起到那个人面前，实施计划。

无非是《四书五经》之类的书，识字的人必定都看过。

果然，那个人回答：“嗯，看过的，看过的。”

许柏年乐了，他笑着道：“好小子，你终于露馅了，还敢说自己不记得过去的事吗，既然记得看过这些书，别的事情怎么会不记得，你就别糊弄兄弟了。”

事和书是一样的么？应该是的吧。

那个人一时也懵了，拿着书，不知所措。

可，懵过了，想过了，依然咬定：“真不记得了，哪能拿这种事骗人呢。”

许柏年劝他：“嗨，你就认了吧，合着兄弟觉得你人还不错，认了也不会赶你走。”

还是不认，怎么都不肯认。

许柏年倒不生气，反而觉得好玩，像一个需要智谋的游戏，那个人越是不认，他越是要想出新花样逼他认。草草地认了，不定还觉得乏味，没意思。

他琢磨着，看过的书摆在面前，承认看过，把做的事摆在面前，那个人会承认么。

他去找那个人做的事了。

所谓找，无非就是在村里探听大家的闲言碎语，再对着那个人陈述一番，美其名曰，帮着他灰复记忆，真的，他每每这样开头：“兄弟，可别说我没帮着你，我又打听了你的几样事，你听听看，是不是自己做过的。”然后才是陈述。

那个人耐心地听完，总是说：“不记得了，是不是这样，真没准儿。”

也有记得准的事，那天，许柏年家门口的大树突然倒下，那个人就对他讲：“我以前好像看见过这样的事，挺熟悉的。”

在哪见的？几时见的？树怎么倒的？又说不记得。

光是记得树倒了有什么用？

许柏年觉得那个人是厉害角色，撒了谎，抵死不认。

临到后来，他也随波逐流，学着别人编撰那个人的故事了，故事没个准，老在变。

算是自己找个乐子吧，编对了又怎样，反正那个人不认。

#### 4

幸而，那个人不坏。

逃兵也好，人犯也罢，到了清河庄，他不偷，不抢，不与人斗嘴，性格温和。

甚至不计较得失，干活不讨报酬，只求管个饭，睡个安稳觉。这倒很符合他撒的谎，人既然忘了过去，一时片刻，也不会计算将来，连钱都失去了意义。

慢慢地，许柏年便觉得他是个好帮手，是个不求财的长工。

还是个不错的玩伴呢。

那个人会下象棋，平常闲下来，许柏年总会拉着他较个高低，其实，高低早分了，那个人比他高明太多，如果不让子，许柏年半点赢的机会都没有。

所以总是要求让子，去掉单边的车马炮，不对称地开局，才有了输赢的往复。

许柏年很羡慕那个人的高明，问他：

“你学棋多久了？”问了等于没问，只得到“不记得”，偶而出现奇特的局面，比如，双方的车马都丢了，只留下卒子，又拱到将的近旁，那个人就会小声地嘀咕，“呀，有点印象，有点印象。”

第一次这么讲，应该是指过去的印象，但跟许柏年对战久了，再这样说时，还能以为在指过去吗？有几次，连许柏年都觉得棋局眼熟呢，想必在不久前已经出现过了。

许柏年心里骂他装腔作势，面上也不点破，管他呢，玩得高兴就行。

赢了，他确实会高兴的，输了，定要重来，到赢为止。他是个小孩儿性格，有时输急了，还会骂人，连母亲也责备他，不务正业，光在象棋上浪费时间。

不对的，除了下棋，他还喜欢到处打鸟。

以前倒不喜欢，那个人来了，许柏年偶然知道他的枪法好，隔不久便借杆猎枪，拉着那个人去打鸟，每次，总是收获颇丰。打鸟要用火药，用多余的鸟去换，绰绰有余。在自个儿家里，母亲不让吃荤，许柏年按过去对待鱼的法子，也拎着到朋友家去烧。

怕母亲起疑，许柏年总让那个人留在家里，自个儿悄悄地去朋友家吃。

不过他很有义气，吃饱了夜里回家，总会借着朋友的碗，给那个人带一些回来，虽然凉了，好歹是肉，那个人吃得津津有味。

这样的情形持续到了冬天，天冷了，鸟不多见了，他们才收手。

偏偏对象棋也厌了，一时竟感到无聊。

许柏年要那个人教他识字，刚知道把名字写得工整，又草草的放弃了。他玩性大，学什么都是那个德性。

算盘也是，母亲倒是很支持他学的，打发他到镇上买了一把回来，他还得意地把算盘摇得“哗哗”响，大声讲：“哈哈，我也可以做个账房先生了。”可是，在那个人的指点下，三下五除二地练习，没有天工夫，厌倦了，把算盘扔在床底下，再不理睬。

母亲说得对：“活该你被人看扁，这辈子都别想着出息了。”

说起来，那个人真神了，好像什么都会呢。

也有不会的，比如，许柏年带着他找泥坑挖黄鳝，两个人一起用泥巴筑了坝，许柏年就利索地脱掉鞋袜，挽起裤脚，跳坑里用木盆舀水出来。那个人却不肯这样做，犹犹豫豫地道：“唉，腿上有伤，经不起冷，还是你自己来吧。”

屁话，能有什么伤，洗澡的时候又不是没见过，半个疤也没有。

不管他了，自己来就自己来，以前还不都是自己一个人弄的。

许柏年认真把坑里的水舀完，再让那个人递铁锹给他，剥开坑里的泥，找黄鳝。不一定会丰收，那些坑都是平时蓄水灌地用的，小得很，藏不住多的黄鳝，不过，三四条总会找到的。

每找到一条，许柏年就扔到岸上，让那个人拾进桶里。

那个人可笨了，教了好多次，让他用手指钳，却学不得体，钳不住，只好用掌去握，黄鳝滑不溜湫的，挣扎得也厉害，那个人总是费好半天工夫才能制服它。

许柏年得意了，也算是一桩不如自己的本事嘛。

泥坑里不只藏着黄鳝，还有缩成一团的蚂蝗，许柏年在坑里呆久了，也激发了它们的食欲，几只靠得近的，就悄悄地咬住他的腿，狠命地吸。

不只是吸，还往里腿里钻呢。

如果是一枚铁钉，这样往肉里扎进去，刚一破皮，保管被扎的人就会痛得叫起来。可蚂蝗的唾沫能麻痹神经，何况许柏年的腿早已冻失一半的知觉，根本感觉不到它们。

等坑里的泥翻得差不多了，许柏年心满意足的上岸，那些家伙都吃得很饱了。

许柏年捏着它们，甩在地上，用铁锹狠狠地拍打，还不解恨，再找石块按着它们，

磨得稀烂。这是有理的，他对那个人说：“这种家伙，就算是我妈遇到了，也不会放过。”

杀死蚂蝗无济于事，腿上还有血往外渗。

许柏年可不在意，他拎起桶，让那个人拿着锹和木盆，两人又一起找下个水坑。

多找几个地儿，积攒下来，便是丰收。

黄鳝味美，许柏年却不舍得吃，要吃，肯定也是到朋友家，几个人动筷子，自己也捞不到几块，合着价钱高，不如卖了，赚几个钱零用。

在水桶里养一晚上，第二天就跟那个人一起，拎到镇上卖了。

卖的钱不用交给母亲，交了，她还会追问来历，又要责备。许柏年留下一部分，余下的便拿去买小吃。

他贪吃，民以食为天嘛，吃满意了，就是胜利。

那个人也跟着沾光，分到手里的，不管咸的甜的，塞进嘴里嚼着，都很满意。

这样的机会不多，整个清河庄并没有多少泥坑适于找黄鳝，何况，做这档子事的又不止他们两人。

不过，近了年关，又有了别的挣钱的法子。

这一次多亏那个人，他写得一手好字，有多好呢？比宋义仁的老爹写得还好，人家好歹是个秀才。

穷乡僻壤，字写得好，平时是个娱乐，到过年，就是一项买卖。不是都兴贴对联吗？那好，写对联去卖。

许柏年买回几卷大红纸，在家裁成一条一条，还认真折出格子，叫写字的人不至于弄出不统一的行距。当然，笔和墨水都要准备，这个靠借，能够借来的，何必去买。

一切备妥，许柏年领着那个人到镇上，在一个卖布匹的门店前求来一摊位，并借了桌子，在那摆着。他让那个人先写几副放在桌上，做个证实。

一个卖对联的小摊就这样张罗起来了。

起初，还需要许柏年扯着嗓子好一阵吆喝，几个人围拢过来，聚了人气，喊都不需要喊的，只管守在旁边收钱就行。

好卖。价开得低，字写得刚劲，有力，线条也丰富，几个懂行的人在那看出游刃有余的变化，都真心地夸奖了。那些不识字的，图个笔划清晰，看着顺眼，大约贴在门口，不至于会掉面子，所以围拢过来的，都不犹豫，买了。

一个上午，纸都用光了。反正镇上的人气也变弱了，许柏年便不再找纸来裁，收了摊，给店铺老板一点彩头，就拉着那个人去买吃的。临走前，许柏年不忘向店铺老板约定，明天还要来。

有彩头，又能拉拢人气，好事嘛，店铺老板满口应允。

这个卖对联的买卖，一直做到了过年。说发财，那是胡扯，但还是能置些布匹做新衣服的，也可以买许多好吃的点心围在家里。

许柏年就是这么办的。

母亲那边有些不高兴，衣服么，是该添新的了，但那些吃食，又不能饱肚子，光图个嘴瘾就把钱花出去，怎会不心疼。

但大过年的，怕损了气氛，就没有多骂。

同以往一样，年夜饭是一桌素食，女人也真是好本领，白菜萝卜之类的，竟然可以翻着花样弄出好多碗菜，可，许柏年还是不满意，平时吃素就罢了，凭什么过年也得吃素，搞得跟出家人一样。

毕竟不是真的出家人，酒还是准喝的。

许柏年不贪杯，但母亲坐在桌边，不动筷子，倒一味念叨死去的丈夫，“唉，要是他在就好了，刚好四个人，坐满一桌，哪个方向都不会空着。”这样说还不罢休，还要扯出阵年旧事，硬是把桌边的人都弄得伤感。

许柏年心烦，抓着酒瓶往盅子里倒得满

满的。

他准备把那个人的盅子也倒满，刚倒了半盅，那个人制止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，万一喝醉就不好了。”

喝醉？以前喝醉过吗？许柏年逗他：“怕什么，兴许你以前是个好酒量的人，一瓶都不在话下呢。”坚持把那盅子满上了。

那个人担心地道：“这个没准儿，也可能滴酒不沾啊，你看，我闻着酒味还觉得不舒服呢。”

“你先喝了吧，不试怎么知道。这跟写字一个理儿，我不找笔来让你试，你哪能就知道自己写一手好字呢？”

是啊，如果那个人没有说谎，真不记得过去的事了。那么，书，枪，算盘，字，一样样都靠试出来的，试了，才知道自己会不会，或者，过去会不会。

酒也可以这样试吗？

那个人小心翼翼地往嘴里抿了一口，急忙又吐出来，还不断地哈气，“啊，太辣了，受不了这个味。”

看来，他过去真是滴酒不沾的人。

许柏年说：“就算过去不会，现在可以学的嘛，反正酒已经倒给你了，不喝可就浪费了，你也知道，这瓶酒可不便宜的啊。”

母亲责备说：“他喝不了你硬要他喝干什么。”

许柏年便闷声自己喝，把身子喝得暖暖的，自己盅里的酒光了，再把那个人面前的盅子也端到自己跟前，接着喝。

竟然醉了，以前在朋友家吃鱼，吃鸟肉，都喝过酒，但喝得节制，没有这么多。

醉是一种新鲜感受，谁说酒会让人麻木？这一醉，反而让平时麻木的许柏年突地动情，他仔仔细细想起父亲生前种种，便伤感，惆怅了，及至后来，他哭了。

他哭着骂母亲：“你老是提那些屁事有什么用，人死都死了，你还指望他活过来吧。”

那个人安慰他：“别哭了，不是在过年

吗，热热闹闹的，你哭干嘛？”

许柏年抓住他的手，用力地拍了拍，含糊糊地说：“兄弟，你是个外人，我们家的事你可能不清楚，老头子死了以后，她三天两头地就跟我讲他的事，你说人死了，就把他忘记了不就好些么，但是她就是把我忘记。”

母亲哭着骂他：“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没得他哪来的你啊？他把你养大了，你不记恩，还说要忘记他，你还是个人吗？”

那个人在旁边坐着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不过，情绪毕竟是情绪，再大的波浪都会归于平静。

许柏年慢慢地从伤感里出来，醉还是醉，却开始想着别的事了。

他再次抓起那个人的手，拍了又拍，虽然一副醉态，也能看出真情流露，他说：“兄弟，你这个人不简单，认识你是我的福气，这个家破是破了点，但我们娘俩不会亏待你，你就安心留在这里，我们一辈子都当兄弟。”

那个人连声说：“我留的，我留的，不留在这里又能上哪去？”

许柏年满意地点头，因为醉，额头都差点撞上桌子。

他突然站起身，还硬拉那个人也站起来，然后道：“空说话没用，合着今天过年，我们就撞个吉利，结拜算了。”

那个人不推辞，满口答应。

香火都是现成的，还在案台上冒烟，许柏年摇摇晃晃地取了两枝香，交给那个人一枝。然后从桌边离开，找个空点的地儿，要求母亲也到那里：“您就给我们做个见证。”

母亲推辞：“你们认识是菩萨给的缘，要拜就朝着菩萨拜。”

当下，两个对着案台上的菩萨，扎实跪下。

正要拜，许柏年忽地说：“你看我糊涂地，都还没弄清你的姓名，瞎拜了，都不知道在跟谁拜。兄弟，管你过去是干什么，我

都不会介意，但好歹要知道一下，你现在就给个明话，说说看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

会写字，枪法好，会打算盘，知道了这些，还不够么？

当然不够的，一个人是什么人，可不是凭这些事来看待的。

可，那个人还是过去的说法：“不记得了啊，早说过的，要是记得，何必要瞒着你呢。”

许柏年迷迷糊糊地“哦”了两声，然后把腰深深地弯下，额头触地，先行拜了。

那个人急忙跟着拜下。共拜了三次。

## 5

那个人在许柏年家算是住稳当了。

第二年开春，许柏年跟那个人一块儿下地，先是种油菜，而后又种棉花，棉花出了苗，麦子也熟了，便一块儿割，摆在晒场上，轮番敲打着脱粒。

换作以前，虽说有母亲从旁帮衬着，可她吃不住劳累，许柏年不敢让她多动，活儿大多都自己揽下了，这一年有那个人帮忙，许柏年便觉得轻松得多了，自家的忙完了，还能帮着村里的几个富户赶赶急活，挣点小钱。

又拉着小麦去镇上卖时，路过村口的白杨树，许柏年感慨地道：“兄弟，我去年就是在这救的你，一晃一年都过去了，好快哦。”

那个人本来在车轮边上，抓着车架子往前使劲儿推，这时停手，站直身体，盯着那棵树发呆，大约也感慨了，不过，他倒是没有说话。

许柏年把板车停下，放开车把手，小步跑到树下，往四周看了看，没别的人过来，便解开裤裆，在树下撒尿。他一边尿着，身体还老晃动，仔细在地上尿出一个圈，尿完了，往旁移开，指着地上的圈说：“你当时就坐在这里，坐了一天。”

也巧，那个圈真有点屁股的样子，那个人看见，忍不住笑了。

重新上路时，许柏年在前面握着把手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兄弟，人都说出门遇贵人，你就是我遇到的贵人，这阵子我老担心你突然就走了，走了也正常，突然来的人走的时候也会不带风的，更何况你这个人不简单，别说我们家留不住你，就是清河庄也留不住你。”

那个人在身后说：“哪儿的话，我们不是都拜了把兄弟吗，你怎么还这样说。”

许柏年道：“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告诉你，我反正是不希望你走的，就算以后都娶了媳妇，还是不分家，在一个屋里过日子。”

那个人连声说：“一定的，一定的。”

将来的事，谁能料得准呢，没过多久，他们就分开了。

那是在建国以后，本来，卖小麦以前，国家就变了名号，不再是民国了，但清河庄闭塞，消息过了好些日子才传过来。

就算有了消息，一开始也只像个传闻，大家再怎么议论，都给不出个准话。

后来，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进村子，说是要筹建村支部，消息才得到证实。

许柏年瞅着他有点像镇上点心店老板的儿子，一问，确是如此，不过他从未出现在那家店里，许柏年以前看见的，是他的双胞胎弟弟。

好家伙，两人可真够像的。

但这个年轻人比弟弟强多了，手里拿着盖章的文件，据说刚从部队出来，在镇上当官。他脾气大，不如意的时候会骂人，大家都不怎么喜欢他。好在他到清河庄呆的时间并不久，村官名单一出来，他就离开了。

刚巧他离开的那天，村里的张寡妇到许柏年家里来提亲了。

算是借个便利吧，她刚刚当上妇女主任，找许柏年母亲商量破除迷信的事，谈了半天，始终说服不了这个固执的女人。她就琢磨着，要不改天再谈吧，信佛信了大半辈



子，突地让人家不信，也太为难了。所谓从长计议，便是这般。

这样想，便止住了劝说，顺着家长里短，把话题扯到了女儿的婚事上。

张寡妇的女儿叫刘小芸，人倒是挺漂亮的，可惜十五岁那年，发高烧坏了耳朵，听不见声音了，耳朵一聋，渐渐地连话也说得含糊了，反正人家听不清，她干脆闭口不言，老沉默着。

经过这桩惨事，漂漂亮亮的女孩儿却要为了婚事犯愁。村里不只心慈的长辈，连年轻小伙子都不禁扼腕叹息。

许柏年也叹息过，有一回，他带着那个人到河边用渔网捉鱼，刘小芸恰好在那里放牛，许柏年指着刘小芸对那个人说：“兄弟，你看那边那妞儿怎样？是不是挺漂亮？小时候我还巴望着长大能娶她呢，谁知道她竟然变成了聋子，现在我是不能娶了。”

那个人说：“聋子怎么了，喜欢的话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许柏年骂道：“你傻啊，跟她说话儿都不行，娶回家还不把自己给闷死。”

十之八九，小伙子们都怀着这样的顾虑。

按理，村里村外，这一带找个同样残疾的男人合谋一桩婚事，成就一段姻缘，并不难。正常的男人嫌她聋，难道腿残的，嗓子哑的也不能容忍这个毛病？何况，模样摆在那里嘛，都看得见。

可刘小芸聋归聋了，心却傲得很，这几年上门提亲的人不少，都被她拒绝了。她不明说，每次都只挑几个无关痛痒的毛病，草草地打发，可在心里头，还是嫌弃人家残的。

张寡妇看得明白，借着笔，骂她好些次，说她没有自知之明。

她急了，便在纸上写：“不嫁了，一辈子守在这屋里。”

那何尝不是真心的打算，她实在不甘心。

如果早一些聋，十岁，或者更早，在不

经事的年纪里失去听觉，或许能默默地接受自己的处境，偏偏聋的时候已经十五岁，她拥有了完整的自尊，那是在完好的身体里构建起来的，后来身体变残，那份自尊却没有改变。

残了，却不愿接受残的事实，更不愿接受残的附属，比如，陷入一段委屈的婚姻。

不管愿不愿意，事实已不可改变，但，附属却可以抗拒，所以，刘小芸抗拒了。

也许时间一久，她也会改变吧，大约慢慢会觉得，嫁给一个残疾人，没什么不妥当的。可转眼二十三了，还是没变，她倒是不急，张寡妇能不急吗？

张寡妇向许柏年的母亲交出这桩心事，女人捻着念珠，安慰说：“这样好的姑娘怎么会没人要呢，只是缘分没到吧。哪天我再上山去庙里，顺便替她求个姻缘。我告诉你，菩萨啊，佛祖啊，你别尽觉得是假的，所谓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如果诚心信了，反过来他也会眷顾你。”

张寡妇说：“好妹子，这桩事求菩萨没用，还得求你。”

女人转过一个念头，警惕地道：“真心地说吧，你们家小芸耳朵是不好使了，可模样长得正，脑子也灵，谁娶了都是个福分。但柏年这孩子偏偏嘴巴老闲不住，逮着谁都说个没完，一个好说话的，一个听不见的，两个人放一块还真没法过日子。”

张寡妇说：“你误会我的意思啦，小芸跟柏年不合适，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。我们先别管这事，就说说你们家柏年，那孩子今年多大啦？满二十了么？”

女人答道：“前阵子刚过二十，都没经心记生日，等过了才想起来，真糊涂。”

张寡妇道：“那就该娶媳妇成家了，有托人去找吗？哦，想起来还真巧了，上个月我回娘家给老头子祝寿，隔壁有个姐妹就托我给自家女儿寻个婆家。你说这人缺德不缺德，我自己的女儿都嫁不出去，她倒好，还要让我帮着做媒来了。不过人家也是个玩笑



话，她家的姑娘可不愁嫁，十八岁还不到，就不断地有人来提亲了。”

顿了顿又道：“那可真是个好姑娘，人水灵，手脚又利索。我觉得她那性子跟柏年倒是挺合拍的，也喜欢整天叽哩呱啦说个没完。你要是有意，哪天我就找机会把她带到我们家，你倒叫柏年上我那边，去碰个面。不过可别说是相亲，那孩子字不认识几个，却还文绉绉地说要自由恋爱，一提相亲，准没戏了。”

女人听她诚心为自己儿子谋划，不禁得感激了，又联想到儿子的婚事，便心生喜悦，脸上的皱纹自然地收紧，流散出真心的笑容，她说：“唉呀，你看，又要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张寡妇道：“这有什么麻烦的，柏年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了，他过好了，我也跟着开心。就是眼下有个难事，你们家不是只有两间房吗？那个人现在跟柏年挤一间屋，将来柏年娶了媳妇，总不能再这么挤着了吧。”

女人一听，即刻面露难色，手里的念珠也停下了，大约正好被说中了心事。

她犯一阵迷糊，然后说：“只能再加些砖瓦，另砌一个房间出来了。总不能赶走那个人吧，柏年现在是把他当亲兄弟看待的，就算我要赶他走，柏年肯定也不答应。”

张寡妇道：“就算是亲兄弟，结了婚也要分家的，何况又是一个外人，柏年这孩子性子直，人仗义，可进门来的媳妇能跟他同样地对待那个人吗？将来，不知道要出现多少磕磕碰碰的事呢。”

她的话句句在理，女人便又感到为难，不过，还是坚持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赶他走总是不好的，他那个样子，能去哪里呢？”

张寡妇道：“怎么没地方去，你让他娶了小芸，跟着我们家过日子，不就行了么？本来，像他这样不知底细的人，任谁都不敢把女儿嫁给他的，但小芸蠢了，我就不计较这些了。这桩事要是成了，对两家人都有好

处，还希望你能帮着说道说道。”

原来，方才的苦口婆心，只是设下了一个圈套，收口处，还是女儿的婚事。

女人却没有觉得不妥，只以为那是一个两面俱到的法子，就如张寡妇所言，对两家都有好处。

眼下的问题是，那个人会不会答应？

女人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疑虑：“按我的心意，这样是再好不过了，可如果那个人不愿意，我是拿他没办法的。”

张寡妇说：“这一年你们家待他算是厚道了，家里的难处，他应该会给个体谅吧。他不是认得字么，这些道理你好好地对他讲，读过几年书的人，总是明白些事理的。”

女人应允道：“嗯，好的，我会劝他的，不管劝不劝得动，先劝劝再说吧。”

得到承诺，张寡妇还是有些不放心，怕面前这个女人讲不对话，弄砸了事情。索性在许柏年家里用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话耗着，等那个人回来。

临近晚饭时，那个人终于回来了，跟着许柏年一起。

张寡妇招呼他到屋外头，单独对他讲：“柏年是时候娶媳妇成家了，你们两兄弟也要分家的吧，到时你打算去哪？”

那个人说：“柏年说过了，就算都娶了媳妇，还是不分家。”

张寡妇笑着说：“兄弟间的义气话你也能当真？我倒不是说他骗你，可是，要真讨了老婆，分不分家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吗？退一步讲，就算他守了信用还是要跟你一块儿过，你就不能体谅着他，自己再找个去处吗？”

那个人便沉默了，表情都有点不自在。

张寡妇接着说：“我跟你没什么接触，今天是第一次打交道，不过我听我们家小芸提到过你，他说你人很好，还帮她抓过牛。”

哦，是有这么回事，有一回刚下过雨，那个人带着锹去田间挖沟，好让田里的水能

尽快流走，巧的是，刘小芸正牵着牛往河边走，牛不知怎的，突然疯了似地挣脱绳子，一路狂奔。牛从面前晃过，那个人紧追着跑了几步，抢住拖在地上的绳子，制服了那头牛。

刘小芸气喘吁吁地跑到跟前，那个人把绳子交到她手中。

她微微张开口，大约是要说谢谢之类的话，但还没发出声，便不自信地闭上了嘴巴，然后弯下腰，用手指在地上工工整整地写“谢谢”。

那个人也弯下腰，客客气气地写了个：“没什么，不用谢”。

刘小芸又写道：“你的字写得真好。”

那个人回敬她：“你的字也写得很好。”

写完，他走到路边的水沟边上，正要洗走手上的泥巴，刘小芸那时突然跃上牛背，牛在原地不服气地小跳几步，弄出很大的动静，那个人回头来看，连手都忘了洗。

那个人望着牛背上的刘小芸，赞许地笑了。

大约刚好脸颊有点痒，他伸手去抓，刚一碰到脸庞，也许记起手指上还有污泥，便收了手，脸却已沾上泥。

毕竟只有一点点，算不上很滑稽，可刘小芸瞧见，还是在嘴角滑出一个笑容。

那次以后，刘小芸曾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到许柏年跟前，在地上写字问他：“那个人是谁？”

也怪，明明那个人也在，她不直接问，倒要问许柏年。

许柏年不认识字，等那个人转达了意思，他干脆说：“你自个儿回答她吧。”

那个人想了好半天，才犹豫着写了一个答案：“许柏年的兄弟。”

说到有过什么往来，打过什么交道，就只是这些。

眼下张寡妇的话，倒教那个人有点不明所以，他依旧以沉默回应。

张寡妇打量一番那个人的表情，掂量了

话的分寸，继续说：“刚才我跟柏年他妈合计过了，都觉得你最好还是到我们家过，娶了小芸，将来再生个孩子，就算是在清河庄彻底扎下根来了，当然，你要是不愿在这村子里呆，那就另说了。你倒是给婶子交个底，你究竟愿不愿呆在这村里头？”

那个人茫然地点头，没等他开口答话，张寡妇又说：“你在清河庄呆了也有一年，这里的人差不多都熟了吧，再往别的村子去，不免又要经过一段生分，别处的人也不一定像这儿的人对你这么好。不管有没有这桩事，我都觉得你还是留下的好。”

那个人道：“是的，离开这里，我真不知道去哪里，柏年也说过，如果我离开了，两个人就又少了一个照应，划不来。”

张寡妇说：“对的嘛，你要是去了我们家，好歹也是在清河庄，你们两兄弟还能经常有个帮扶，万一离远了，会个面都好难呢。唉，你也别觉得我们家是个委屈，小芸你是见过的，觉得人长得怎样？不是我瞎吹，按她那个模样，要不是耳朵出了点毛病，这一带的孩子都抢着要娶的。”

那个人赞同地道：“这倒是的，柏年都夸过她漂亮的。”

张寡妇笑着说：“结婚娶媳妇是你的事，你管柏年怎么看，就是自己要表个态，说说看，我们家小芸还入得了你的眼吧？人都说你记不得过去的事了，总不至于连漂亮都不记得怎么来分别了吧？”

那个人好一阵静默，似乎果然在记忆里搜寻漂亮的比衬。

可，就算忘了过去见过什么女人，呆在清河庄的这一年，多少也见过一些同年纪的女孩子，光是依着这份新的记忆，便能揣摩到一个答案。

他终于还是回答了：“漂亮的，漂亮的，比别的女孩子都漂亮。”

张寡妇初步胜利了，下一步，即是要那个人接受小芸聋的事实，她咳嗽两声，吐出粘在喉咙的痰，续着刚才的胜利，展开新的

攻势：“小芸耳朵有一点点毛病，听话听不太清楚，不过，人么，哪有十全十美的，合着这毛病不算大问题，不妨碍过日子。你们俩都不是会写字的么，写字跟说话又有什么分别？我这几年这样跟她交谈，就没觉得不方便过。”

顿了顿，张寡妇又说：“不是我刻薄你，你在清河庄再怎么着也是个外人，家当啊什么的，啥都没有，人又没个底细，也是我不计较，不然，要是往别的人家里去，谁都不敢留你的。你现在在柏年家，说白了就是寄人篱下，不是长久的法子。过去不记得了不打紧，人还不能想想将来吗？眼下这桩事摊给你，既是个出路，也算捡了便宜。就算我是个局外人，一样会劝着你同意。”

那个人在她说话的中间“哦”了几声，却不像完全赞同。

毕竟，事情过于突然，不管对方是谁，都该谨慎地考虑吧，何况他自称忘记了过去，这一年新攒起来的记忆又没有教会他决断，所以，犹豫是正当的。

他直到最后也没给个明话，只说：“还要再想一想，跟柏年商量一下。”

## 6

许柏年坚决不赞同这桩婚事。

他还在私底下忿忿不平地大骂张寡妇，说她刚当了个小官，就仗势欺人，要招自己兄弟入赘。他对那个人说：“兄弟，你就算娶老婆，千万别摊上一个聋子，弄不好一辈子都是个累赘。”

经过母亲三番两次的说道，他的情绪才渐渐缓和，不再那么抗拒和愤恨。

所以张寡妇说要请他们吃饭，他虽不大乐意，却还是带上了那个人去了。去之前想着，就当是骗了一顿饭吃，婚事绝对不能答应，怎么让自己兄弟陷入火坑呢？

刚巧，邻村有个女孩过来陪小芸解闷，女孩梳着长辫子，眼睛水灵灵的，在两个人

身上扫来扫去，一看就是个古灵精怪。

她瞅了一遍，向张寡妇问道：“婶婶，来相亲的是哪一个人？”

张寡妇笑着指一指那个人。

女孩重看了两个人一眼，得意地说：“我猜也是，小芸姐能看上的人准差不了。”

她讲这话也不知道避讳，言语里分明露着看贬许柏年的意思。

许柏年听着不服气，随口就来一句：“猜是猜对了，不过只对一半，我过来可不是当陪客的，也是相亲讨媳妇来的，刘小芸看不上我，就委屈你来照应一下了。”

这是一种调戏，他平常戏弄村里的女孩，也是用这副油滑的腔调。

女孩倒不生气，大大方方地道：“可没见过你带什么礼物过来，这样的小器鬼，可别指望我能答应你。”

许柏年作势拍拍衣服口袋，假装惊讶地道：“遭了，金链子丢了，老重的一根，本来要送你作见面礼的。”又朝张寡妇喊：“婶婶，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好的首饰，先借给我一样，我现在送给她，等哪天娶了她，再收回来还给你。”

张寡妇骂道：“死小子你说玩笑话也要留个分寸啊，别把我请来的客人给得罪了。”

女孩却无所谓地道：“没事儿，我才不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呢，就当是被狗朝着喊了两声，人还能跟狗生气吗？”

张寡妇便回过来骂她：“鬼丫头你也是的，人都没认清楚就乱说话，好在柏年脾气好，要是遇到别人，不定会气得打人呢。”

女孩仍不肯收兵，又说道：“哦，原来这个人就是你说的许柏年啊。”完了这一句，把头转向许柏年，笑吟吟地望着他说：“婶婶老提起你，说你在地里头卖力得可以当牛使，真的假的啊？”

张寡妇辩解说：“柏年你别听她瞎说，我可不是这么说你。”

许柏年正要开口说话，女孩抢着说：“还不都是一个意思。”

许柏年平时跟人斗嘴多了，什么骂人的话没听过？现在女孩一副不饶人的架势，又说他是狗，又是说牛的，许柏年听了，竟然满不在乎，还能沉着地陪着打一个哈哈，干笑两声，然后道：“婶婶也常提起你来着，说你老学着狗说话，学得真神了，都分不清是人话还是狗话了。”

女孩道：“你倒是说说看，我叫什么名儿？婶婶既然说起过我，名字总提过的吧。”

许柏年随口瞎掰，哪里会真知道她的姓名。

但这也没拦倒他，都没怎么思索，就应对说：“名字倒没提过，不过听你刚才说话，我断定八成就是你了。”

女孩嘛，气量小，这时就有些动怒了，脸上笑容都敛去了。

好在张寡妇过来圆场，气氛才没有闹僵，吃饭的时间，这两个人还是时不时冷言冷语地往来。倒是那个人，很少说话。

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怎的，本该在桌边陪着客人的刘小芸却一直在厨房忙碌。

那个人吃到一半，疑惑地问：“她怎么不来吃？”

张寡妇答道：“由着她忙吧，还有几样菜要烧呢。你觉得今天这菜烧得怎样？这可都是小芸动的手，我连菜都没帮着切一下。”

那个人连声说：“好吃，好吃。”

许柏年也称赞：“比在我们家吃的好多了，我妈怎么都不肯烧两样肉来吃，这破除迷信的事，婶婶还要抓紧点去劝说一下，劝好了，我们两兄弟时不时还能沾点荤。”

张寡妇应承道：“那个自然，就算家里不烧，你们啥时候想吃了，就过来我们家一趟，让小芸烧给你们吃。”

许柏年差点就要高兴地答一声“好”了，转念间却犹豫，顿下了。

饭菜虽然味美，却不能糊涂地贴进去一个兄弟。

话说回来，那个人既是沉默的人，娶一个聋子，兴许不会觉得闷呢，自己也可以名

正言顺地时常过来沾点光。

何况，婚姻大事，是该考虑了，村里几个小他一两岁的人都成了婚，光是喜酒，就吃过好几回。也闹过洞房，腻在人家房里起哄，心里何尝没有过一些羡慕。

许柏年经不住张寡妇劝酒，多喝了几杯，身体暖起来，头有些发热，渐渐连考虑问题的路数都变了。

望着面前的女孩，也不觉可恨，虽然尖酸刻薄，却带着一丝可爱。

往后找媳妇，应该就找这样的吧，不怕胡说，就怕不说话，不然，两个人无趣地对待，还不闷得发慌？

这样想，对女孩的态度也缓和了，再听着她绵里藏针的暗骂自己，就不针锋相对地回应了，还讨好地说：“你嘴巴真厉害，谁要是娶了你，家里肯定很热闹。”

女孩一开始还没觉出他的变化，后来听他老拿话来称赞自己，不像在刻薄，倒显得诚心诚意。女孩不免感到奇怪，后来不知怎的，就想到了：“他不会是有意思了吧。”经这一个念头，脸突地红了，也是一时半刻，别的人还没察觉，她又恢复了。

她猜对了，要说十分地有意，该还算不上，毕竟是初次见面嘛，但女孩模样不差，人又伶俐，忍了她的刻薄，借着想入非非的酒意，许柏年就有点上心了。

甚至那天晚上，彻底地从醉意里出来了，许柏年还想着她呢。

许柏年问那个人：“你觉得今天一块儿吃饭的女孩怎样？”

那个人在帘子的另一边答道：“别的倒还好，就是说话老不中听，我还担心你为着她发火呢？”

许柏年说：“兄弟，这你可就不懂了，打是情，骂是爱，我跟她吵，就是在调情来着。”

那个人说：“还是第一次见面，怎么这样说话？”

许柏年喝了一口水，答道：“一见钟情



你听过吗？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。你还别不信，我非把她娶回来不可。”

可是，娶回来了，家里的房间怎么分配？

就算新砌一间房，将来的媳妇能容得下那个人吗？

先前母亲跟他讲这些道理，他总是不耐烦听，这时却自个儿犯愁，有了切身的忧虑。他正正反反地揣摩一番，问那个人：“你觉得刘小芸怎样？我以前劝你别娶，都只是我的主意，最终要决定娶不娶，还得看你的主意。”

那个人没有回答，却不着边际地说一句：“隔几天又可以去坑里找黄鳝了吧？”

许柏年听得一愣，犯着迷糊说：“这个不急，再等一阵，行得的。”

那个人先是一阵静默，而后说：“都说结婚是早晚的事，我就娶她吧。”

## 7

婚礼很快就举行了，许柏年的母亲没送那个人什么值钱的礼物，但在结婚那天，她起个大早，去山上的庙里头抢了那天的第一只符，交到那个人手里，嘱咐他好好保管。

虽说是入赘到女方家里，婚礼却依着清河庄的规矩来办，许柏年请了几个会敲锣的乐手，再借来一头驴，往驴脖子上系上大红花，然后打发那个人牵着驴到刘小芸家接亲，自己也跟着身边作陪，不时在路边燃鞭炮。

刚下过雪，鞭炮点着扔在雪地，几乎没有顺当地响到头的。

可能受过潮吧，难怪卖得比别家的便宜。

这个婚礼确实办得有点结巴，连给那个人做的新衣服都因为少用了料子，而显得不太合身呢，许柏年不免有些愧疚。

好在还够得上热闹，两方的酒席都摆了好几桌。

往家里走时，虽说后面没有跟着挑嫁妆的队伍，比不过别家娶亲的排场，可，不是有好些爱看热闹的孩子陪着么。

并且新娘子够漂亮，不仅穿着大红的衣裳，脸上还抹了腮红，不知是谁给弄的？

那个人牵着毛驴，一再地往驴背上的新娘瞅过去，大约也感到满意吧？

至于新娘，好不容易等到这份姻缘，高兴都写在了脸上，别的姑娘嫁人，装也要装出一点哭相，十之八九，还要真的流泪，她倒始终不哭，还老笑呢。

奏乐的锣鼓一路猛敲，两人的喜庆被加了倍的放大。

许柏年跟着高兴，不时从口袋里掏出几颗备好的糖，扔在地上，任孩子们去抢，等到了家，糖也刚好扔光了。

他让母亲引着新娘进屋，在房里等着，自己则拉着那个人，一块儿招呼乡邻和亲戚们吃喜酒。

许柏年对着众人说：“我兄弟从来不喝酒，你们要敬就来敬我吧，反正都一样。”

几个不服气的起哄：“不是说不得过去的事吗，怎么知道从来不喝酒，今天这日子不喝几盅还真说不过去。”

那个人端着酒，犹豫不决。

许柏年凑到跟前说：“别听他们的，死活不喝，他们也拿你没辙。”

看众人的兴头，真的死赖着不喝，场面上似乎说不过去。

有人接连地劝说了几次，那个人大约着急了，终于端着一盅酒，往嘴里倒了，竟然一饮而尽。众人喊起来：“好酒量，还说没喝过酒，不喝酒的人会这样喝吗？”

许柏年说：“不是叫你别喝么，你呆会还要带着刘小芸回家，喝醉了可不太好。”

那个人哈着气说：“好辣，好辣。”

也怪了，竟然没喊头晕，可能酒力还没上头，也可能只是怕辣，却不兴醉。

许柏年怕他当场吐了，不太好看，又怕再有人来劝酒，自己拦不住他，索性扯着他

的手臂，带进屋里，让他跟新娘一起等着。

两个主角都藏起来，配角就成了一致的对手。

虽说偷偷往酒里掺了水，可在酒席间穿梭，几番应酬下来，许柏年还是被灌得晕头转向，他歪歪倒倒地晃进屋里，穿过厅堂，到厨房里叫人帮着做一碗醒酒的姜茶。

然后，他扶着墙，等着那碗姜茶。

可姜茶一直没到，他的吩咐像是终止在了一个意念里，并没有化作声音传达出去，也没有人来回应他。

好久，他感觉到有人在拍他的肩膀，可，为什么还是没有姜茶？

许柏年有点生气了，他不耐烦地喊了一声，连自己都没弄清喊出了什么话。

大约喊就够了，至于喊什么，无关紧要。

喊了，便觉得畅快，满意地蹲下，继而躺下，想寻一个安稳，躺下，就不会摔倒了。也可能其实是摔倒了，摔倒，也就躺下了。

还真有点分不清呢，毕竟，地转得那么厉害。

慢慢地，许柏年就睡着了。醒来后，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天已经黑了，床边的煤油灯微弱地亮着，平常它没那么暗。

他口渴，坐起身，想下床找点水喝。

那个人在帘子的另一边突然道：“你要什么，我帮你找？”

许柏年愣住了，不解地问：“你怎么还没走？”

那个人说：“我等你醒来告个别，这就走。”

许柏年说：“兄弟，你是傻了还是怎么，不赶着带着小芸回家，还说什么道别？究竟哪一桩事重要啊。”

那个人走到他床边，打了个呵欠，说：“这就走，这就走。你要不再睡会吧，刚才找什么，我帮你拿过来。”

许柏年不耐烦地说：“没什么要找的，

你放心地带着小芸走吧。”

那个人便回到帘子的另一边，向坐在那里的女人打一个手势，然后往房外头走去，女人默默地跟在他身后，像一道被带着的影子。

许柏年先是在床边静坐了一会，后来找水喝了两口，睡意和醉意都去了一大半，这才觉得是该说两句告别的话。

他跑出门外，按着灯笼的所在望过去，他们已经走远了。

许柏年大声地喊道：“兄弟，来日方长，晚上爱惜着点身体，别折腾坏了。”说完，自己觉得这话好笑，便笑了。

远处的灯笼似乎停下，过了好一阵才重新动起来，慢慢地消失，被夜晚吞灭。

## 8

后来，许柏年与那个人的往来渐渐少了。

毕竟是分家的兄弟，不比过去，有什么事，不好随意地支使。而况，又搞起大寨，无所谓谁帮着谁了。

家里的厨房在大风天倒了，那个人倒是很尽心地帮着砌过屋，也就和和泥巴，递递砖瓦吧。临到结束，许柏年诚心地谢他。

那个人说：“谢什么，见外啦。”

能不见外吗？那个人都安上了另外一个姓氏，开始姓刘了呢。

大约是张寡妇的主意，这倒算不上背叛，以前在许柏年家，一直就没名字。

没有名字，竟也顺顺当地过了一年，没觉得不便，许柏年每次叫他，都是一个“兄弟”，母亲则喊“喂”，村里的人谈论他，都说“那个人”，听话一方如果假装犯傻，就会故意问：“哪个人，那个逃兵吗？”

注册婚姻的时候，可不能这么胡来，所以才给安上名字的吧。

偏偏选了一个生僻字，叫的人都叫不顺口，不便于传诵，许多人都只知道他姓刘。



有人叫他小刘，有人叫他大刘，孩子们则叫他刘叔叔，后来，他年纪大了，村里不论老少，都称他刘老爹。

许柏年坚持过去的叫法，当面说“兄弟”，背后说“我兄弟”，别人都知道指谁。却改变不了日渐疏远的事实。

不是有意的，实在是，村子里的日常生活没有预留足够多的联系。

村子本身也不算一项联系，大寨各有分工，就算兄弟俩合耕一亩地，也只是在挣各自的工分，算不上合作。

兄弟情谊何至于因为这些事牵连起来呢。

后来革命闹得很凶，如果那个人被人揪着不确切的过去，狠狠地批斗，许柏年应该会站出来，为他挡一挡，求求情，这样一来，倒会有点兄弟的样子。

可，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。仇恨的矛头始终指向地主一家，没有殃及其他。

仇恨也不是一致的，许柏年很积极，那个人却只是个看客。

所以，算不上在共同经历什么吧。

也有一些事，配得上“兄弟”这层关系。

五九年，许柏年的母亲吃了用树皮磨粉做的馒头，消化不了，在床上躺了几天，死了。那个人曾跑过来，跟许柏年一块儿守灵，后来又帮着抬棺材。他们还一起在坟前砌了一座缩小版的庙宇。

砌好，许柏年对那个人说：“这一来，我媳妇倒是高兴了，家里总算可以做肉吃了。”

那个人道：“野菜都挖不出来了，还想吃肉啊。”

许柏年说：“灾荒总会完的嘛，不然人都没得活头了。等过了这个年景，啥时候有了肉，我这第一顿荤一定要去你家吃，我家那口子光嘴巴厉害，做饭可不行，还是小芸烧菜好吃。”

这样说，竟然笑了，仿佛已忘记了母亲

的死。

笑容刚刚敛去，突地又落下泪来，还说：“信佛信了一辈子，菩萨也保不住她。也好，可以跟老头子呆一块去了。”

想必在说母亲吧，原来，刚才的笑只是一瞬间的逃逸。

那个人安慰他：“别想了，都忘了的好。”

可脚下还穿着母亲做的鞋子，能忘得了么，要忘也要等到将来，一切留下的痕迹都被遮蔽，才能够。

说起来，那个人倒是心硬，一滴泪都没流。

也许是淡漠了吧，毕竟离家已久，如果这几年一直在家呆着，兴许就会为母亲的死而伤心落泪。

可两年后，刘小芸死的时候，那个人竟然也没哭。

当时许柏年刚好在场，不只他在，好些不相干的人都在。屋子里太暗，看不清打针，村里的医生让人把刘小芸抬到屋外头，许多人都跑来瞧热闹。

许柏年不是为着看热闹，抬人出来时，他是个出力的帮手，针打完了，他定然也会帮着把人抬进去。

医生用了好几种药，在女人的手腕扎了好几针，女人还不见醒来。

扎针中途，女人曾吐过一次，可也只是在昏迷中吐出来的，不算醒的迹像。

她昏了好久了，原因？谁也搞不明白，医生也搞不明白。

除了昏，另外的症状是头烫得惊心，张寡妇想起刘小芸变聋时的情景，担心得哭个不停，那个人在一旁安慰：“没事的，别担心，医生会治好她的。”

医生却自认失败，束手无策了：“你还是镇上找个医生过来吧，姓吴的，年纪嘛，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，就说是我让你去找的。”

那个人没有多问，即刻出发。

可他没走多久，刘小芸就断气了，许柏年急忙去追那个人回来，远远地能看见他，就是喊不应，那个人不回头，一直在跑。

许柏年跑着追，直到了一条河边，那个人因为等船，耽搁了，他才追上。

追上时，那个人已经坐着船，到河中央了呢，还好，跟他说话，他能够听见。

船依然划到了对岸，等齐了乘客，才不慌不忙地划回来。

两个人又是一路快跑，都来不及交谈，到家时，已是满头大汗。

刘小芸早被人抬进了屋里，身体已经变冷，张寡妇和那个人的女儿在刘小芸身边痛哭。尤其是张寡妇，以婉转的声调，把她的生平都哭了一遍。

屋子里的气氛，真的很哀伤。

那个人到刘小芸身边，从被子里拉出她的一只手臂，女人的手臂看起来毫无生气，手却是紧紧捏着，收缩成了一个拳头。

他先是用双手捧着那个拳头，后来，又使劲地扳开那个拳头，展开成一个手掌。

然后，他用手指轻轻地在那个手掌上写字，谁也看不清他写着什么。

这样做，该是因为伤心吧，可伤心归伤心，自始至终，他一滴泪也没流。

许柏年联想起过去的许多事，便觉得他的感情从来都是有所保留，或者，他故意克制了感情，没有表达。

难怪张寡妇说，那个人怎么看都不像清河庄的人。

清河庄的人，处事都有着一般的规则，挣多了钱，定然要开心，死了老婆，定然哭得淋漓尽致。

那个人却没有这么多的喜怒哀乐。

有些事，也是按清河庄的规则来做的，不然，何至于牵着毛驴娶媳妇呢。他跟着别人下地，收工后扛着锄头回家，步调没什么不一致。并且，对于这里的饭食，全都接受了。

这些规则与开心的规则，与伤心的规则

是一样的么？应该不一样吧。

许柏年不是很懂得那个人，但兄弟一场，不懂，还是兄弟。

七三年，村口的杨树长不出叶子，要被人锯断，许柏年特意拉着那个人去那里，对他说：“兄弟，最后再看一看，当初我就是在这儿救的你，现在树要被据断了，往后，树根都可能被别人挖去当柴烧，这个记号就没有了。”

那个人说：“不要紧的，就算记号没了，这事还能忘得了吗？”

许柏年说：“我不是要你记我的恩，就是要记个缘分，事情嘛，都是讲缘分的，不过不能光靠缘分，兴文跟月娥的事，缘分是有了，还要你那边多劝劝月娥这孩子。你听我一句，要是放着她跟宋玉清那小死搅在一起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”

那个人答道：“我一直在劝她呢，孩子倔，不肯听。不过你放心，这桩事我心里有数的。”

许柏年满意地说：“一晃都做了二十几年兄弟了，等将来两个孩子结了婚，我们又要做几十年的亲家了，看来这缘分还真是蛮长的。”

世事难料，没过两年，缘分就断了。

刘月娥嫁给宋玉清，许兴文心灰意冷，硬逼着他相亲都不去，村子里的人都说，许兴文要为了刘月娥终身不娶呢。

眼见儿子郁郁寡欢，许柏年一时气不过，把那个人大骂一通，再不往来。

八一年夏天，许柏年突然栽倒在田里，被人送到医院一查，竟然是脑溢血，经过抢救，命是捡回来了，却半身不遂，成了废人。

他知道处境后的第一个念头，是自杀。与其躺在床上，成为累赘，不如死了的好。

却又为没看见儿子成婚而遗憾。

许柏年跟老婆合计，让儿子结婚，给自己冲喜。

谁都不信冲喜能治好病，何况是这样被

定论的病，许柏年不信，他儿子也不信。可是，就算是公开的骗局，这毕竟是许柏年仅剩的希望，现在他只剩半条命躺在床上，儿子如何能够推辞。

于是，草草地相亲，而后结婚，结婚时，夏天都没过完呢。

大热天里结婚，这在清河庄可不多见。

儿子结婚没几天，许柏年就实施计划，吞了农药。为了死，他可真是费尽心思，别人自然不会递给他农药，想吞，还得自己去找。

也是个机会，老婆刚好去访亲戚，要到第二天早晨才回。许柏年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，一直不睡，估摸着儿子和儿媳都入睡了，便挣扎着爬下床。

只有手能使得出力，想靠着手抓地的力爬到厢房，即使可行，定然会感到累。

许柏年偷了懒，他索性一路滚过去，那样更加轻便，省力。

找到农药，吞下之前，何尝没有感到悲伤呢，可既然定了死的决心，就算流着泪，还是把农药倒进嘴里，吞下。

没有立刻就死，药进了胃，先是激起一阵难忍的疼痛。

许柏年起初还努力克制，不喊出声，到后来，就不管得这么多，放开了喉咙。

也是，反正要死了，何必再担心被儿子发现呢。

偏偏许兴文本来就没睡得很熟，听见父亲的呻吟，马上被惊醒了。循着声音找过来，看到地上的父亲，大吃一惊。

不知是许柏年命大，还是农药的药性太弱，被送到医院后，许柏年还没断气。不过，气息也弱了，医生给他洗胃，已经是回天乏力，只延展了他的死亡罢了。

也延展了他的疼痛，奇怪的是，只感觉痛，却不知道痛在哪里。

大约意识已分辨不出身体的局部。

可，竟然能偶尔浮现出一些清晰的思路，比如，光是催儿子去找那个人过来，就催了好几次。

第四次催促时，许兴文终于动身，他跑着去找，又一起跑着过来。

过来时，许柏年已经昏迷了，医生无奈地说：“唉，估计是醒不过来了。”

那个人站在床边，一言不发。不知站了多久，许兴文递给他一把椅子，他坐下，然后安慰许兴文：“到这个地步了，你们也别太伤心。”

许兴文点点头，跟他一块儿坐着，等着。

等着什么呢？都没去想，只是等着，干等着。

天近黎明，许柏年竟然醒了，望着那个人，用极轻的声音问：“兄弟，你可来了，我不弄清一个问题，死都不会合眼的。你倒是说说看，你到清河庄以前，究竟是干什么的？”

多少年了，他还没有失掉这个悬念，还在猜测和怀疑。

那个人答道：“你怎么就不肯相信我呢，这事早说过了的，我不记得过去的事啦。”

又是一样的回答，没有改变。

许柏年喃喃地道：“原来你一直把我当作外人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却把我当外人。”突地，猛然放大音量，喊道：“狗日的。”

接下来，该是一顿痛骂了吧。可，没有骂出来。

他双手在两侧支住床板，接下来，该是挣扎着起身了，可，没有坐起来。

声音和动作，都在失败里停止了。他闭上眼睛，萧条地死了。■